



批评视域中的 思情与识见

蔚蓝 著

蔚蓝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蔚 蓝 自 选 集

批评视域中的 思情与识见

蔚 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视域中的恩情与识见：蔚蓝自选集 / 蔚蓝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6394 - 8

I. ①批… II. ①蔚…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98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5
插 页 2
字 数 414 千字
定 价 8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这部自选集，在我，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次近乎终结性的清点。

自选集关涉到学术人生和个体生命的历程。选择、汇集的这些文本展现了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身份的建构，这是一次漫长而又不断地在汲取、选择和思考中进行着建构的学术长旅，也是一路承载着记忆，有着愉悦、惶惑与痛感的生命的长旅。而学术与生命的不可分离性就在于，学术贯穿在生命的过程中，是在个人的自我感觉中不断地修正和确认着自身的方向与学术定位，也是在生命的流逝中日渐沉积而显现出丰厚。尤其是存在着个性品质差异的生命，又会将那些带有个人主体性的思情细无声地渗透到学术中去，形成带有个人特征性和范式性的思维定式和学术风格，使学术显示出生命的品质与蕴含。因而编选自选集，便呈现出梳理自我的学术轨迹，重返时间序列去回望前尘的二重意义。

集子中的这些文本，留有我曾磕磕绊绊走过的学术追求的印痕，也会让我的记忆和检视视点回到30年前，我最早选择做文学批评的时间点上。成为大学教师算是开端，但真正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去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正是这次进修，决定了我以后读研的专业选择，以及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即将当代作家、作品批评作为自己的选择。这也可说是选择了我的学术人生和与此紧密关联的个人命运，奠定了日后我去做文学批评的基础。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仅聆听了蒋孔阳、李泽厚、朱立元、陈思和、吴立昌、吴中杰、戴厚英等一批名师名家的授课与讲学，又恰逢赶上1985年的“方法论”的潮流，使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到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尝试用新的方法去研究作家作品，第二年我在《小说评论》第一期上发表了论文，继后在《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就此走上了我的文学批评之路。

当然，看似是外部的原因催醒了我对自己学术方向选择的自知，而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前置因素，全然是因着自己从小对文学阅读的热爱。小时候，三天两头生病，几报病危，把父母的工资都花在看病住院上。买书、借书是父母对我生病的安慰和奖赏，看书常常忘乎一切。生病和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上不了学的日子，阅读也就漫无边际。三年级之前囫圇吞枣地读完了家中书架上大量的民间故事，对《百鸟衣》《娥并与洛桑》《召树屯》《热比亚与赛丁》等叙事长诗留下很深的印象。读完了安徒生全集，其后是鲁迅的小说，《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当代作品，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牛虻》《白痴》等。后来成了图书馆的常客，由于借书太频繁太多，管理员允许进书库自己去选。这样的阅读带动着我内心的激情，更有穿心而过的撼动，文学就这样融进了我的生命，一点点培育了我文人的性情，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我的阅读经验，使我有了充足的文学阅历，提升了我对文学的最基本的审美鉴赏力。喜欢阅读成为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一种原动力，这动力强大而持久，并将这种热爱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是后来那种不一定有审美愉悦的职业性的阅读，于我也并不感到厌烦，仍会坚持读完并且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所有的自选集都可以看作是个人生命和学术个性的展现范式，但这种范式特征也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若以时间按序排列，可以在前后彼此的参照中看到一种发生在文本内部的变化，这其实也意味着批评者自身正在发生着的一些变化，诸如学术视野的变化、思考范式的嬗变、小说理论和批评观念的更新，以及对文学认同范式和批评书写范式的改变，这些发生在批评主体身上的变化，直接地影响着批评文本的书写策略和研究模式，从些微的变化中可以看到自己的一种成长，也意味着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次次蜕变。

在这些分散性的批评文本中，让我，也会让读这本书的人看到我所经历过的不同的时代印迹，以及整个学术语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豪情激荡，90年代的商品化潮流，新世纪文学的分化和衰微，等等。而与这些时代变化相一致的，则是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小说美学的嬗变、理论资源的更替等。这些变化也造就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的文学批评范式，在我也不会超然物外，批评文本也会被语境化。但这种多少有些让人无法从容应对的时代的急速变化，恰恰不断地为研究当代作家与作品提供

着新的批评视域，也会逼迫自己在思考上不断地去进行升级。

返视观照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批评文本，已有了一种陌生感，甚至有些已经被我自己淡忘了。的确，这其中的有些文章如果以“此在”的学术标准、判断尺度与接受预期去进行框定评判，可能是有些浅露，有种时过境迁之感。但对这些自己学术成长期的批评文本，我依然会珍视，因为这是我学步时的印痕，也是生命的印记，是对我以往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永存的纪念，也让我借此可以重新回到特定的“彼在”场景中，在向往昔历史的延伸中去解读旧作，重拾过去曾有过的感受与感动。尽管岁月流逝，书中的一切，仍然体现着一种最本真的述说，它们出自我的眼睛、我的心灵，出自我当时所能感悟的一切，尤其是其中贯流着的生命的激情和文字表达上的华彩，在今天，我已无法在文本批评中去重现和复制。

出自选集为我提供了一次检视自己学术成果的机会，其实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对自己的生命轨迹的一次梳理。在今天的视点上去审视观照，不论这些结果是否达到了最初我在学术上对自己的期待，我都会心存感激，因为这本文集让我的生命有迹可寻。

目 录

自序	(1)
----------	-----

视域一 当代批评场域中的识见与思考

城市文学的二度空间	(3)
海味文学的小家子气	(7)
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与叙事者的身份和立场	(12)
二十年中国小说:艺术典型的弱化与缺失	(23)
论新闻媒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34)
面向长篇小说:思考与批评	(41)
撤退:当下文学创作的一种姿态	(46)
小说的字里行间	(52)
“底层文学”:一个太多预设的话语链	(57)
缺失群体特征	(65)
汉味:一种文学风格的审视	(68)
非主流创作与热播影视剧	(70)
舞台视觉艺术的边界	(75)

视域二 文学批评与认识论视野

文学批评的现实态势与显在的危机	(81)
文学批评的当下功用与批评学科的建构转型	(87)
批评的时疾:失语与失信	(97)

天窗亮话

- 关于批评的随想 (99)

视域三 地域视野中的文学态势

文化的根基与文学的发展

- 新时期湖北文学话题之二 (105)
- 均衡圈掣肘湖北文学发展的阻滞机制 (115)
- 九十年代:湖北作家创作纵横论 (122)
- 武汉作家近期创作纵论 (143)
- 湖北文学:回望中的思考与期待 (150)

视域四 历史小说叙事范式的探寻

重组感性的历史空间

- 评二月河的长篇系列小说《雍正皇帝》 (161)
- 海峡两岸历史小说创作比较阐释 (169)
- 穿越历史空间的审美气度与理性精神
- 论熊召政的长篇系列小说《张居正》 (183)

视域五 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与言说

- 报告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思考 (197)
- 报告文学:时代的纪实与思考
- 评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及报告文学发展走势 (204)
- 中国本土化的乡村实践与理论研究实证
- 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 (211)
- 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 (217)
- 激情书写来自最底层的感动
- 评寒青的报告文学《大巴山的呼唤》 (220)
- 来自大山深处的文学纪实
- 评王伟举的长篇报告文学《汾清河的儿女们》 (223)

视域六 面对当代作家的批评阐释

陆星儿和她的当代女性	(229)
方方创作论	(239)
邓一光小说创作论	(257)
老城的小说	(264)
叶梅的小说世界	(268)
论华姿的创作	(274)
牛维佳的小说创作	(284)
体认中国经验的文学阐释	
——张炜介入中国经验的两种书写形态	(287)

视域七 现在时的文本叩问与解读

深套在甲冑中的奋进	
——浅评王英琦的《姑娘过了三十一》	(297)
山的壮歌	
——黄风显《赶山》略谈	(302)
生命之船从江南小镇启程	
——评徐迟的长篇小说《江南小镇》	(304)
方方近作印象	
——读《祖父在父亲心中》《一波三折》	(309)
小说内涵的多向度空间	
——评铁凝的小说《对面》	(313)
北方海的文化意蕴	
——关仁山“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谈	(317)
直面生活的沉疴	
——读刘醒龙的新作《去老地方》	(320)
理性观照下的小说阐释	
——评池莉的中篇近作《云破处》	(324)

历史理性的审美观照与阐释

- 论方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328)

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家族叙事

- 评张一弓的长篇新作《远去的驿站》 (337)

城灯光照下的尘世意象

- 评李佩甫的长篇新作《城的灯》 (340)

社会矛盾的日常化降解

- 评苏童的《人民的鱼》 (344)

个体民间意识观照中的历史叙述

- 评周大新的长篇新作《战争传说》 (347)

寻找和思考最宝贵的失去

- 评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 (351)

神话原型与原始生命激情

- 评李传锋的中篇小说《红豺》 (355)

城市历史记忆的个体言说

- 评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 (361)

贯流于岁月之川的江河湖

- 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江河湖》 (365)

理性:烛照生命的暗河

- 评唐镇、刘工的长篇小说《同一条河》 (368)

风,穿越细致,覆盖辽阔

- 读王芸的散文集《接近风的深情表达》 (372)

向着生命的长旅

- 读范春歌的散文集《天歌难再》 (375)

现实的农村,真实的农民

- 评王建琳的长篇小说《迷离的滚水河》 (377)

跋 (380)

视 域 一

当代批评场域中的 识见与思考

城市文学的二度空间

一般地，表现城市生活的文学所构筑的城市现实的生存空间，都具有相似相近性，单位、高层楼群、立交桥、广告牌、公园、购物娱乐场所，以及显示出城市文化身份的人群等，这些极突出的城市标记或城市意象，似乎传达出一般读者对城市文学的普遍期待和认同。但从阅读分析中，我们会明显地觉察到，文学文本除了提供城市现实生存空间外，还时时提示着另一种空间的存在——作家的文化心理空间。这种空间或与城市的生存空间相包容、相协调；或与其相拼接、相间隔，体现出不同的把握、观照城市的观念和方式，并由此形成了小说文体和文本之间的差异。这为研究城市文学展示了不同的层次和深度，也使我们有理认为：城市文学批评的目光要穿越题材和主题，深入到作家的认知结构、思维模式和美感经验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去把握城市文学的特质。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提供城市生活文本的作家在文化心理上却体现着城乡复合型的特质。他们曾在乡村环境中感同身受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道德习俗，形成了自己的感知形态、文化心理和情感经验。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最后归宿，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出生、成长的乡村，投入城市的怀抱。他们取得了城籍，而且很难也不可能再离开城市重踏回故乡之路。但乡村生活方式的特点、传统和准则却仍影响着他们在城市的文化活动，他们的血脉和乡村文化母体一脉相通，以至他们身在城市多年，心灵却并未完全适应城市环境，城市生活往往被视为消磨鲜活生命的稳定完备的循环圈，在城市狭小而喧嚣的空间，唯有乡村记忆是无限开放的，他们需要在乡村记忆中寻找一种心灵的补偿与还原。这种文化心理空间与城市生存空间既互涉又阻隔，因此在文学中，他们容易进入物质的城市，却不一定能完全进入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深层结构。在创作思维

中，城市常潜在地成为理想化乡土的对立面，总有一种有形的对立关系存在，这或体现在主人公与生存环境之间，或体现在与城市配偶的关系中。在情感上、道德倾向上他们都更向着自己首属的乡土群体，对自己首属社群的文化模式在城市中的解体而生出种种惆怅与眷恋。在一些作品中，常能让人感到城市中的新乡村移民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和人格损失。他们被迫放弃习惯，放弃他们奉为做人训诫的东西。面对城市他们总是心存自卑，又反生强烈的自尊去争取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空间。因此，在主题、人物的选择上往往体现着趋同趋近性，着力表现由乡村农业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的转换过程。表现乡村人格类型立足于城市所做的另一努力，像引起文坛注目的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张宇的《城市逍遥》中的鲁风，郑彦英的《下亦难，上亦难》中的李先明、罗斌，陈映实的《下个星期天》中的司汉哲，等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也能让我们把握到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和认同。这说明，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生存观念的形成，对个人的文化需求和价值体系的形成，确实产生着重要影响。正由于他们与现代城市之间缺乏一种天然的心理和感情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对城市既拥抱又反抗，既亲近又疏离。

作家的这种文化心理的时空背景，往往也影响到他们的小说文体。从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把握住其总体面向。他们的小说在文体特征上显出较为平稳的特点，对城市生存空间的描述，多采用平面的历时性的呈现，基本顺应了生活的时序，尽管有时打断了情节链条，重新进行了组接，但仅是在同一叙述平面上变换了前后位置，仍然体现着生活过程的有序性，这和多数作品叙写主人公努力立身于城市的过程达到了一致，也由此而注重于对生存困窘和生存现象层面的具体写实，形成了细致铺陈的叙述模式。

所以，题材的选择并不能完全说明文学类型，我们更应注重的是作家如何把握城市，并使其获得文学具体化的过程。尽管目前对城市文学的界定并不明确，但在这种文化心理空间里进行的对城市生活的文学实践，显然距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还存在着距离，属于一种转型中的文学类型。

相对地，目前在文化心理上离城市距离最近的多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城市作家。城市，作为他们的出生成长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接受现代城市文化的自然过程，城市的社会基础、结构特征及城市所沉潜的心理机制无处不在地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天生具有了现代的城市感。

和上一代生长在城市的作家不同的是，旧城市文化的内核中更多地体现出与农业文化内在的同一性，城市所提供的物质世界、文化背景对人的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的刺激与影响也远不如现在那么突出。尤其是上一代城市作家，也包括后来的知青作家，在个人生活和情感经历中多有过与乡村文化相融的历史，他们的城市文化品格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消解，在对城市的感受中，多少已潜在地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间离感。而这一批青年作家却完全是被日趋现代化的城市所塑造起来的自身类型，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改革与开放，带来了新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中西文化的撞击，也最早在处在开放前沿、同时又拥有自身文化优势的中心城市荡起回响。人们面前开放了更开阔的思维空间，文化意识出现了多元并存、多元整合的局面，这种崭新的城市环境给这一代青年作家提供了各种条件和便利，使他们能在最大范围内通过各种行为方式发展其个性心理素质，在文化心理和创作视角上，他们与城市之间不存在间离感。因此，从自己所生存、所熟悉的城市生活背景中来寻求创作题材，并加以城市化的艺术表现，实在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

作为城市生存空间造就的人格类型，他们并不过分地注重城市文化和城市情境中较为自觉的方面，如城市特有的人文景观、无孔不入的现代传播媒介等城市标记，去叙写意义过于裸露的城市。而往往以敏锐的城市知觉度去感应城市文化和城市心态中非自觉的方面，那种无时不在、无以名之的城市氛围和感受、城市心理和情绪，去捕捉城市物象背后那些更耐人寻味的东西，这似乎更切合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层意蕴和现代城市人心态。张辛欣的《清晨，三十分钟》，完全是以城市人心态完成的北京街头写生。从头至尾的骑车人赶着上班的情景，倒是真切地体现出城市的感觉和城市的生活节奏。赵玫的小说提供的对世纪末城市人情感与心理体验的层次与深度，一种对城市氛围的自由而独具个性的感觉；王朔笔下的顽主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无拘无束、俨如城市主人的自在心态；徐星的城市系列中所描述的在都市人海之中浮游着的精神上的流浪感与漂泊感，一种动摇和无所适从的情绪；以及在刘索拉等人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城市人的孤独感、焦灼感、困惑感和无言的躁动不安……尽管笼罩着他们作品的这种典型的现代情绪，在中国的城市生存圈中并不普遍，但却已涉及世界发达城市所共有的人类命题了。所以从整体意义上他们所着力体现的是特定的城市环境对城市人文化心态和精神气质的渗透和影响，是现代城市人精神与

情感的窘境。

正因为生长在城市多元繁复的结构系统中，适应着不断变动、发展的城市环境，以至他们对城市文学实践的特征也在随之变化。在小说文体上他们求动不喜静，刻意寻求着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文体实验的特质。他们风格迥异于传统的文体，不仅是一种小说技巧的新变，而且也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的外化，是个性特质和自由心绪宣泄的形式，显示出创作主体深处的城市文化结构。在他们作品中常见的共时性多层立体的结构，使情感意绪、心理流程以及多元开放的城市生活得以充分的展现，而对故事、人物采用多重角度的叙述和进行多向度的求解，既丰富了表现手法，也使作品具有了更耐人寻味的不确定品格。赵玫小说中穿插内容各自独立的幕间曲的形式，正和城市多重立体的空间结构相一致，有如城市中挨肩比邻的一座座大厦，彼此并无干系，却构成了城市的总体气势。刘索拉流动的文体，借助于“音乐，这一最情绪化而又抽象化的艺术”，“成为表达此种荒诞体验的最佳形式”^①。方方、徐星、刘毅然、王朔对城市生活调侃、谐谑、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文体，张辛欣较早使用的口述实录文体，方方利用反讽语言形成的独特的语境效果等，都反映着这批青年作家相当自由的城市人心态，以及对传统束缚的抗争和舒展创作个性的追求。他们不顾及种种规范是否允许，只是按照创作主体的需要，在小说文体和语言中不断尝试、创造着新的城市编码形式，从而在艺术世界里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

显然，这一批青年作家在对城市生存空间的文学实践中占据着文化心理上的优势，这使他们的创作更自觉、更主动地体现出城市人与城市、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对应关系，使他们能自如而深入地穿越城市景观，透析城市的内核。这不仅从创作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个启示，而且也预示着城市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文论报》1993年2月13日4版转载

^① 黄子平：《青春的骚动和不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1期。

海味文学的小家子气

作为小说的文化背景的存在，上海滩具有它无可估量的厚重底蕴和阔大的容量。这不仅由于这座城市的身世使它最早具备了现代都市的气质，最容易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提供都市意识，而且它自身有别于沿海和其他内陆城市的独特气度和风采，也难以融没于沿海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大背景中。

所以，新时期的上海文学，完全可以借助于这种无法混同的大都市文化特质而凸显它的海味，使其雄踞东南一隅。但事实是：在如此大背景中滋生的海味文学并不开阔自如和具有大都市气度，相反却透出它的局促和小家子气。尽管近年来，呼唤上海文学走向大气的呼声甚高，但这似乎并没能使作家具体“走”的步幅增大，这中间到底存在着什么障碍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题。

明显地，新时期文学中的海味文学主要体现在市民文化形态中。这种文化形态呈现出它的两极，主要在题材走向上显出其文化归属，一是前资产中产阶层，另一是弄堂里的市民生存圈。着力于前一地界开掘的首推程乃姗，追求海味在她的创作中似乎从一开始便成为一种自觉。《蓝屋》是她较早的一篇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它不仅给程乃姗带来了声誉，而且也给与海味文学生疏了许久的读者留下了新时期海味文学复归的最初印象，这种印象经她后来的《女儿经》《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等一系列作品而进一步拓深。如果说京味小说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它的世俗品位，由此而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小胡同里的庸常之辈、天桥市井、大杂院、遛弯儿找乐、谐趣的京片子嘴，还比较形象地把握住了京味的文化蕴含的话，那么，程乃姗小说中所显露出的特殊的上海文化形态却造成了内陆读者对海味文学的片面解读。于是她作品中常有的花园洋房、高级饭店、名